

木雕创作中残缺语言的情感强化

张永萍

安徽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DOI:10.61369/HASS.2026050010

摘 要 : 传统木雕工艺开展了塑造圆润对称精美典范的工作,工匠凭借完整图纹来构建立体视觉风格,这种雕琢传统发展成了规整形态的展现,如今的木雕作品超出了以往的鉴赏标准,残缺元素也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创作理念,展现出材质受损、造型有空缺、制作未完成、形象破败等多种表达方式,对审美的多元格局进行重塑。本文以木雕艺术的材质特性、创作逻辑与情感表达为切入点,界定木雕残缺艺术语言的核心内涵,剖析残缺语言相较于完整形制的情感差异化表达优势,从共情唤醒、意境延伸、精神赋能三个维度阐释残缺语言的情感强化机制,结合传统非遗木雕与当代先锋木雕创作案例,梳理残缺语言的创作表达路径,当代木雕艺术创作面临着情感层次不够丰富的局限,需要借助理论和实践这两条路径,来为这个领域的审美延展以及文化活力注入新的动力。

关 键 词 : 木雕创作; 残缺语言; 情感强化; 审美创新; 艺术表达

Emotional Enhancement through the Incomplete Language in Woodcarving Creation

Zhang Yongping

School of Fine Art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2

Abstract : Traditional woodcarving techniques have focused on creating rounded, symmetrical, and exquisite models, with artisans constructing three-dimensional visual styles through complete patterns. This sculpting tradition has evolved into a display of regular forms. Today's woodcarving works have surpassed previous aesthetic standards, with incomplete elements emerging as a unique creative concept, showcasing various expressions such as damaged materials, incomplete shapes, unfinished production, and ruined images, thereby reshaping the diverse landscape of aesthetics. This paper takes the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creative logic,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woodcarving art as entry points to define the core connotations of the incomplete artistic language in woodcarving. It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of emotional differentiated expression of incomplete language compared to complete forms, elucidates the emotional enhancement mechanism of incomplete language from three dimensions: empathy awakening, artistic conception extension, and spiritual empowerment. By combining tradi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oodcarving with contemporary avant-garde woodcarving creation cases, it sorts out the creative expression paths of incomplete language. Contemporary woodcarving art creation faces limitations in emotional richness, necessitating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to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the aesthetic extension and cultural dynamism of this field.

Keywords : woodcarving creation; incomplete language; emotional enhancement; aesthetic innovation; artistic expression

引言

木雕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非遗艺术,历经千年发展,形成了“精工细琢、形制圆满、寓意吉祥”的成熟创作体系,传统木雕在构图方面会依靠对称方式以及繁复纹饰,来追求完整的造型。这些特性承载了祈求祥瑞、家国团圆等民俗期许,成为了审美文化的一种关键载体。木雕创作方面的评判标准一直是强调其形态要完整,并且追求寓意是圆满的,工匠们会尽力去避免材质存在瑕疵、造型有缺损以及工艺当中有留白情况。传统单一的圆满审美范式鉴于当代观众情感需求以及艺术认知的演变,而受到了挑战,适应多元审美趋势的需求也就日益凸显出来了,在东方美学体系当中,残缺之美占据着独特的地位。这一流派的思想根基可追溯到老子的“大成若缺”,而该流派进一步将其发展为非完整的形态通常蕴含更强的生命张力与情感共鸣,正如我们所提炼的“缺而有致,残而有神”。这种观念

逐渐深入到创作当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残缺语言，进行创作构思的时候，要把完美主义的执念舍弃掉，木雕方面刻意留下材质的裂痕、对形体的残破之处进行修饰、保留工艺空隙、去接纳形态未完成的状态，从而形成独特的视觉表达体系，以“不完整”的艺术符号传递多元情感与精神内核的创作语言体系。木雕创作者正有意识地把艺术策略当作工具来使用，主动向不完美进行转变。在当代实践当中，缺憾被扭转过来，成了创作者自觉选用的表现工具，那么把破损造型用来突破直白传达的方式，赋予了作品具有模糊包容的特性，让情感表达得以升华。本文就木雕残缺语言的艺术本质进行剖析，探讨它是怎样来深化情感共鸣的，并且提供可行的创作方向，推动木雕艺术把既有框架打破，实现从形式美感向精神内涵的升华。

一、木雕残缺语言的核心内涵与审美特质

（一）残缺语言的核心界定

残缺本义是残破，不完整，但在艺术领域中又可以理解成为一种古趣天成粗放拙味的美感。^[1]残缺在木雕艺术当中所体现的是能够进行控制的空白技艺，作者会依据主观审美以及情感表达来开展作品形态的塑造工作，创作者把木料自身的特性当作本源，借助区分两类不完整的表现形态来开展论述。天然生成的木材，它的固有孔穴、裂痕、木结、斑驳肌理以及边缘缺损都会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这种基于材料自然属性的创作模式形成了第一类不完整的语言形态，木材的天然特性被保留了，没有被刻意雕琢并加以改变；创作过程当中，匠人往往会主动地把完美形貌舍弃掉。在艺术创作中，将残缺的理念融入到作品之中，突破其完整的形体，有时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具有更大的想象空间，使得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得到更大的升华。^[2]他们会基于主题，通过精细雕琢、切割或删减纹饰等方式来打磨形体。这种刻意处理的目的是塑造一种适宜的残缺感，以更好地服务于情绪与核心思想的表达。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残缺表达，木雕残缺语言具有鲜明的材质依附性，在树木这种原始有机材料进行自然变迁的过程当中，它在形态方面所存在的各种缺失，就不只是视觉上的损伤了。木头风化形成的纹路和人为雕饰留下的痕迹相衔接，使得缺损的造型既契合了天然的美感，也包含了文明的积淀，这样的融合正好构成了木刻工艺深层情感得以宣泄的重要部分。

（二）残缺语言的审美特质

漆艺残缺语言的表现形式，就是在完整的形体基础上，通过有价值的破坏，产生联想而创造的新的形体。^[3]这种“以破求立”的创作逻辑，在木雕艺术中同样得到了深入的实践与拓展。包容性的审美范式会更加注重对视角的多元性以及接纳方面的强调，传统木雕开展着严格对称、丰满完整形制以及饱满纹饰的追求工作，其审美取向得以定型，却缺乏多样性，残缺语言颠覆了完美美学的单一标准，释放出多元的美学空间，并承载着抚慰、坚韧、怆然、疏离等丰富意涵。当代艺术的多元格局，使得表达方式的灵活性显得愈加重要。此外，要去考量残缺语言在意境延展方面的特性，木雕成品的轮廓是固定的、意涵也是明朗的，观赏者借助造型以及纹路就可以直接览阅到它深层所蕴含的内容，留给观赏者的遐想余地并不多。作品凭借形态的间隙以及造型的缺席，来营造可见的空白以及意义的缺口，这种不完整性把整体的封闭给瓦解了，同时呼唤观者投入到审美的互动当中，人们会带着个人经验去处理体会其中蕴含的情感，审美效应使得图景虽然有限但是蕴意却很深远，作品感触会把视觉框限不断地突破，来

实现绵延意境的建构与延展。

二、木雕残缺语言的三种核心表达形式

木雕残缺语言并非是单一的视觉形式，而是把形态、材质以及叙事结合起来，形成了完整的表达体系，这三者相互交织在当中，同时服务于情感的强化，当代木雕创作当中的语言维度在持续不断地拓宽，不完整的表达方式也在进行演进以及更新。那么本项讨论所聚焦的是下面三个具体方面，也就是形式的不完整性、表面的不完整性以及题材的不完整性。造型残缺是最直观的残缺形式，通过删减、断裂、留缺等手法直接改变作品的空间感和量感，以视觉上的不完整强化观者对人物动势、情绪的身体感受。造型残缺还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木材本身残缺，一种是创作手段的残缺，不论哪种残缺都并非随意破坏，而是“省略非核心、强化主表达”的精准选择，契合“省略是一种强化”^[4]的雕塑美学观点——去除次要的视觉元素，能让作品的核心表达更突出、情感张力更集中。罗丹在《行走的人》中运用肢体省略，仅保留躯干与下肢的行进动态，集中凸显步履间的力量感。潘葵在作品《不朽》（图1）充分尊重原木的天然形态与肌理，创作者采用顺势手法，依托木材起伏轮廓塑造人物身形与衣袍，保留木材天然的空缺，不进行填补，使人物形体呈现“未完成”状态；并通过删减，省略了衣袍的具体褶皱纹理、场景。观者视线在空缺处中断，可能自然联想到佛教“空”的意境。这种由残缺引发的联想，强化了弘一法师的禅修气质，恰好印证了“省略是一种强化”的创作理念。



图1《不朽》潘葵 2016年木
图片来源: zjaca.com



图2《春》韦振中 1988年木
图片来源: weizhenzhong.arttron.net

表面不完整性主要体现为材质表面的肌理残缺，它同样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木材本身固有的天然肌理残缺，如纹理、节疤、裂纹、孔洞等；二是创作者在雕刻过程中有意保留或刻意制造的

人为肌理残缺，如刀痕、凿印、做旧痕迹等。“木雕创作的核心在于‘慧眼择木’与‘因材施教’，‘摸透了木头的脾气并顺应它’”，充分发挥材料的性能、展示材质的肌理美。^[1]韦振中《春》（图2）是自然肌理与人为肌理相互促成的作品。创作者保留木材天然节疤与风化痕迹，不追求雕塑形体表面光滑规整。作品仅对人物面部做精细打磨抛光，以此与躯体保留的天然肌理形成虚实对比。粗糙的节疤与少女细腻光滑的面部形成鲜明对比，观者在触觉想象中感受到“青春”与“沧桑”的矛盾并存，这种反差从某种方面强化了美好易逝的情感体验，从而增强了作品的情感感染力。

主题残缺是残缺语言向精神叙事方向的延伸，它通过搁置主题作用于观者的认知层面，即创作者不将作品主题说透，而是通过暗示的方式，留给观者足够的思考与解读空间，属于隐性的残缺语言，运用恰当能激发观者的想象与情感。舟越桂（Katsura Funakosi）的木雕作品《支持的记忆》（图3），作品标题本身便是一种开放性的隐喻，“支持的记忆”没有直接交代记忆的主体、内容与背景，不提供明确的叙事点，含蓄的命名方式为主题的解读预留了广阔空间。创作者并未完整刻画两个独立的身体结构，也未明确塑造四肢，而是通过克制的外轮廓和保留的木材树皮暗示肢体的摆动，让两个头部依附的形象在同一木段中巧妙融合。抽离人物所处的具体场景与道具，让人物不再依附于特定场所或情境，成为超越“此时此地”的情感原型，让观者在视觉缺失中感受到一种相互支撑的必然，由此唤起观者对陪伴的感想。这种通过作品标题的隐喻性留白结合形态的省略，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作品的情感感染力。

三、木雕残缺语言的情感逻辑：从知觉中断到情绪唤起

残缺形式何以能强化情感？正如苏珊·朗格所言：“艺术品本质上就是一种表现情感的形式，它们所表现的正是人类情感的本质。”^[6]木雕中的残缺语言正是这样一种“引子”，它不直接传递情感，而是通过特定形式手段激活观者的知觉系统，使情绪在其中自行生长。本部分进一步揭示其内在的心理机制，即三个依次递进的环节：视觉中断与完形冲动、触觉想象的唤起^[7]、意义搁置与个人投射。

大脑通常会对不完整的视觉信息开展自动填充工作，主动地去处理补充缺失细节的工作，艺术当中物理空间的缺席通常会触动观者去开展填补的工作，这样一来，就得以实现审美感悟，格哈德·德梅茨在《For my fathers》作品当中，借助逆向表达趋势进行创作，并且在双臂、躯干部位进行了独特的设计，即面与面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空隙，这样就中断了完形心理的惯性，进而阻碍了观者自动补全的期待，由此而诱发了心理张力的状态。这种张力本身并不属于情绪的范畴，然而它却构成了情感得以萌发的

参考文献

- [1]程贵华. 浅论残缺艺术语言的美[J]. 陶瓷研究, 2011, 28(3): 105-106. DOI: 10.16649/j.cnki.36-1136/tq.2011.03.058.
- [2]唐黎标. 浅谈现代陶艺造型中的残缺之美[J]. 陶瓷, 2017, (10): 71-73. DOI: 10.19397/j.cnki.ceramics.2017.10.013.
- [3]郑桢. 漆艺中的残缺美[J]. 美术大观, 2009, (11): 24.
- [4]许正龙. 雕塑学[M]. 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1: 272
- [5]张其仕. 慧眼择木 因材施教——木雕材质运用创作谈[J]. 雕塑, 2025(06): 28-29.
- [6][美]苏珊·朗格. 艺术问题[M]. 滕守尧, 朱疆源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7
- [7]该文提出“触觉的通感”，即观看伴随想象性的触觉。高艳萍. 温克尔曼的“看”：触觉之介入[J]. 浙江学刊, 2015, (06): 93-99.

基础前提，推动着观察者从接受状态转变为主动姿态，使得躯体在认知之前就已经处于紧绷的状态，通过开展精细的抛光工作，让面部呈现出光滑细腻的效果，然而在衣物处，却把刀痕切面的棱角边缘保留下来。这样，创造者得以建立起质感方面的对比。细腻、光洁的触感会唤起亲切贴近之感，粗糙的质感会暗示痛楚的记忆。身体感知方面的空位让缺失的体验变得愈鲜明深切，两种触感交织在一起构建出“疏远与亲密”，观众还没来得及思考就体验到了压抑或者悲哀。标题“My Fathers”中“fathers”的复数与所有格“my”的组合，构成无法归入既有框架的隐喻。观者遭遇意义空缺，无法直接接纳现成阐释，而被迫进入开放式期待。面对残缺的叙事，观者调动自身记忆与情感填补空白，有人读出思念，有人感受到创伤。意义空缺与身体空位彼此呼应，个人化投射使情感强度高于泛泛共鸣。



图3《支持的记忆》舟越桂 2001 木 图4《For my fathers》格哈德·德梅茨 2009 木
图片来源: kanazawa21.jp 图片来源: yatzter.com

视觉中断制造知觉不满足，触觉想象将其转化为体感情绪，意义搁置进一步将体感情绪锚定于认知内容。三个环节相互支撑。由此可以回答：残缺并非拥有神秘感染力，而是精准触发了完形冲动、触觉迁移与意义建构倾向，以不完整的形态唤起更完整的精神参与。

四、结束语

残缺语言是当代木雕艺术突破传统审美桎梏、实现情感表达升级的重要载体。它绕开了传统木雕对单一完美标准的执守，展现出包容、延展与返璞归真的美学特质。在具体运作中，残缺语言借助视觉对比激发共情，运用语义留白拓展意境，并通过材质特性深化艺术生命的内在表达，以此强化情感，使木雕成为精神的载体。残缺语言的创新运用，不仅拓展了木雕艺术的审美边界与创作维度，也使木雕艺术契合当代大众的情感需求与审美认知。在传统木雕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这一探索为木雕艺术提供了新的创作思路与理论根基，使其在现代语境中被重新激活。